

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人物关系。因此，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砍向放高利贷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和她同父异母妹妹的斧头，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上掷向沙皇俄国末期剥削阶级的投枪；那么，《蝮蛇的后裔》主人公“杉”砍向“辛岛”的斧头，便是“战后派”作家武田泰淳刺向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利刃。如果说，索尼娅的爱和信仰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老太婆并伤及无辜罪恶感的救赎方式；那么，救赎“杉”的存在即是女主人公“她”；也就是说武田泰淳的爱和信仰是源自“中国”或与中国密切联系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武田泰淳作为日本近代屈指可数的“中国派”文人，日本战后最具影响文学流派“战后派”小说家的一份子，他批判日本侵华战争、反省战争“加害者”罪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小说创作，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才开始的。尽管如此，他对中国、对侵华战争的态度确实保持了从战前到战后的一致性，这是被他的生活实际和文学实际证明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由是观之，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也给那些一贯热爱中国、爱好和平、向往真善美的日本人带

来了难以名状的精神创伤；至少日本军事当局曾经犯下的非人道主义罪行，给老老实实的武田泰淳带来一生挥之不去的创伤暗影。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战后文学创作思想上几乎从未脱离思考中国、反省战争这两个主题，他的文学思想没有背叛自己的中国志趣，也没有亵渎中国人民的善意期待。尽管武田泰淳的小说，常常把作为“加害者”的救赎方式寄托于类似《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这样西方伦理观念之中；并且在日本文坛史上，“第一战后派”小说家武田泰淳较为活跃的时代，他战争题材小说的思想取向与军国主义批判精神并没有占据，也不可能占据日本主流意识所能接纳的文学阵地；但是，他的世界观、历史观显然是植根于古老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东方文化源流与智慧之中。即便战后初期日本人的民族视觉、国家政治、文化命题、经济复苏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新中国这一客体上，武田仍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坚守其中国志趣、关注中国动向、热爱中国文学，以笔为枪毅然批判天皇制军国主义、揭露侵华战争之罪恶，他在文学上崇尚中国文化的悠扬曲调，执着批判侵华战争的文学声响将永远回荡在近代日本文艺界、思想界和中日文化关系史的广袤原野之中。

注释：

- [1] 中野好夫：『現代作家』，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第151-152頁。
 [2] 马场公彦：苑崇利，胡亮，杨青淞译《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9頁。
 [3] 竹内好，小野忍，堀田善衛等：「武田泰淳(上)」，『近代文学』第15卷，1960年第7期，第24頁。